

傅冬菊原來側重於地下學運工作，與當時的天津地下學委委員、南開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劉焱有聯繫。而劉焱卻正是後成為傅冬菊丈夫的南開大學外學地下黨員周福成的單線領導人。周福成就是後來香港新聞界熟悉的周毅之。解放後他曾作爲陳廣大的翻譯和秘書，先後參加過援抗法和抗美援朝戰爭，隨後又被人民日報派駐香港第一任首席記者，並兼任新華社香港分社高級研究員。他從一九四七年就隨傅冬菊的工作，並在地下黨的安排下，通過傅冬菊的關係到「華北剿總」在北平辦的平明日報駐天津特派員。爲了便於配合傅冬菊的工作，地下黨把他組織關係轉到天津大公报，歸楊邦祺領導。

傅冬菊雖是傅作義將軍的「大小姐」，但在大公报同仁的心目中，她是個爲人正直、堅持真理、筆鋒犀利、作風樸實的「好記者」。她的一個弟弟在她的影響下，也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

傅冬菊與周福成互相配合，憑藉與傅作義的特殊關係，以記者身份，出入國民黨的警備司令部，採訪軍事會議；更可直闖「華北剿總」，到傅作義身邊去了解情況。這是傅作義和美國「特務機關都沒有想到的」。

有一次，楊邦祺從採訪軍警新聞的進步記者劉洪昇的談話中，得悉特務機關要在當晚對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進行大搜捕，立即讓傅冬菊設法通知大家疏散轉移。傅冬菊直奔傅作義的天津「行轅」，用那裡的電話把這一緊急情報通知周福成；周福成立即轉告劉焱，終於使絕大部分戰友安全轉移，挫敗了敵人的迫害行動。

#### 深入「剿總」屢建奇功

還有一次，周福成乘坐三輪車去大公報找傅冬菊，到門前下車時才發現有便衣特務把守，想迴避已來不及，便隨機應變，佯裝商人硬闖。那特務攔住他問道：「你幹嘛？」周福成說：「我的圖章丟了，來登個廣告聲明作廢。」特務推了他一把，喝道：「老子在這兒抓共產黨，你想來搗亂嗎？快走！」周福成說：「你抓共產黨，我登廣告，礙得着你嗎？」那特務拔出手槍對準周福成的腦門兒狂吠道：「怎麼，你要找死啊？再不走，老子崩了你！」三輪車夫連忙上前攔住特務的槍口說：「長官，別動火，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我們走還不成麼？」

「轉臉又對周福成說：『掌櫃的，上車，我送你到別的報館去。』於是周福成就此轉移，向地下組織報告了特務的行動。當晚他與傅冬菊會合時，方知敵人的這次突然襲擊又以失敗告終。那個笨蛋特務哪裡知道，被他趕走的那位「掌櫃的」和「車夫」，正是他們所要搜捕的共產黨！」

在平津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傅冬菊與周福成根據領導指示，去同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崔月犁聯繫，研究怎樣做傅作義的工作（崔月犁解放後任國家衛生部部長）。更富傳奇色彩的是，傅冬菊與崔月犁首次接關係的地點，竟是傅作義的親信、「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寶珊將軍的官邸！鄧寶珊後來在地下黨的策動下，率先在內蒙起義，對促進傅作義率部起義起了重要作用，解放後他曾任甘肅省長。

大公報記者傅冬菊，此番變爲深居將軍府邸的「大小姐」，隨侍在四面楚歌的傅作義身邊，使老父感到莫大的安慰。此時的傅司令，也只能向自己的女兒傾訴衷腸了。於是傅冬菊伺機向老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將他思想矛盾的焦點和舉棋不定的疑慮，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以及「華北剿總」的軍事部署、與南京蔣介石的聯繫和爭議等等，都通過周福成密報崔月犁，轉送到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和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部，使解放軍對敵情瞭如指掌，活靈活現，能在二十九個小時內，全殲天津守敵十三萬人，活捉國民黨六十二軍中將軍長林偉儒、八十六軍中將軍長劉雲瀚、城防司令陳長捷和市長杜建時等高級軍政大員，宣告天津勝利解放；創造了被毛澤東稱之爲武力解決的「天津方式」。

平津戰役前線總指揮劉亞樓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正是這種「天津方式」，教訓了傅作義和其他國民黨殘餘力量，傅作義才真正認識到人民軍隊的威力，使北平問題的談判很快達成協議，二十多萬國民黨守軍才接受了出城改編和和平條件，從而又創造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劉亞樓在總結平津戰役的勝利時，還特別提到地下黨的作用，讚揚「地下黨做了大量工作，沒有他們，我們也不會這麼快取得這麼大的勝利！」。而大公報的地下黨員和廣大進步同仁，則爲這一偉大勝利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當人們在天津戰役紀念館看到展出的傅冬菊事跡時，莫不爲之讚嘆！

（中）

## 大公報對平津戰役的貢獻

方 凌



還有一次，周福成乘坐三輪車去大公報找傅冬菊，到門前下車時才發現有便衣特務把守，想迴避已來不及，便隨機應變，佯裝商人硬闖。那特務攔住他問道：「你幹嘛？」周福成說：「我的圖章丟了，來登個廣告聲明作廢。」特務推了他一把，喝道：「老子在這兒抓共產黨，你想來搗亂嗎？快走！」周福成說：「你抓共產黨，我登廣告，礙得着你嗎？」那特務拔出手槍對準周福成的腦門兒狂吠道：「怎麼，你要找死啊？再不走，老子崩了你！」三輪車夫連忙上前攔住特務的槍口說：「長官，別動火，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我們走還不成麼？」

「轉臉又對周福成說：『掌櫃的，上車，我送你到別的報館去。』於是周福成就此轉移，向地下組織報告了特務的行動。當晚他與傅冬菊會合時，方知敵人的這次突然襲擊又以失敗告終。那個笨蛋特務哪裡知道，被他趕走的那位「掌櫃的」和「車夫」，正是他們所要搜捕的共產黨！」

國慶六十周年大典剛剛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過，在這個號稱世界最大的城市廣場上，人們感受到的是中國六十年的巨大變化。



而於天安門廣場本身來說，從一九四九年一個僅有十一萬平方米的封閉「庭院」成爲現在這個具有四十多萬平方米的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也只有六十年的光景。

天安門廣場整個建築始建於明永樂年間。明代修建的天安門廣場位於北京城的南北中軸線上，處在紫禁城之前。按照當時的設計，天安門廣場是紫禁城的「前院」。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皇帝的權力僅限於在紫禁城內行使。於是這個爲皇家服務了數百年的封閉廣場，開始允許平民進入。曾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啓鈴，出於城市交通方面考慮，對廣場及其周圍進行了系列改造。他主持拆除中華門內的千步廊，將拆下的木料用來建設北京的第一個公園——中央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據說園內來今雨軒、投壺亭、繪影樓、春明館、上林春一帶廊舍，即是用千步廊木料建成。他還主持拆除了天安門東西三座門兩側圍牆。

然而由於國庫枯竭，再加上政局動盪，民國時期的天安門廣場並沒有增加新的建築和裝飾，這座昔日的皇家廣場，不過僅僅是一塊空曠的「荒曠」。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開國大典前，天安門廣場雜草叢生，昔日的皇家廣場，由於疏於護理，地面坎坷不平，廣場中垃圾成山。

一九四九年八月，北平市召開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會議上做出了修整天安門廣場的決議，並要求九月份完工，迎接開國大典。

當時整修天安門廣場的內容包括：清除廣場內的地面障礙物，開闢一個能容納十六萬人的大廣場，修繕天安門城樓作爲主席台，安裝二十二點五米高的電力控制的大旗杆，修補瀝青石渣路面，進行綠化，植樹、種草、種花等等。

經過這次整修，天安門廣場煥然一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在這座廣場上舉行，這一瞬間被歷史永遠銘記。

到一九五九年國慶十周年以前，天安門廣場和各項國慶工程依次勝利竣工，天安門廣場煥然一新。廣場中的紅牆和中華門被拆除了，天安門廣場徹底形成開放之勢。屹立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與屹立在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基本對稱，與人民英雄紀念碑、天安門、正陽門相呼應，構成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天安門廣場輪廓。廣場大約可供五十萬人進行集體活動。

後又歷經改擴建，建成了毛主席紀念堂，同時拆掉了廣場左右兩側鄰近東、西交民巷的一些建築。經過此次擴建，天安門廣場形成了以人民英雄紀念碑爲中心作輻射狀的整個建築群，天安門廣場作爲首都城市中心的地位，更被突顯出來。

## 說「雲集」

馬其鈞



「雲集」一詞，古今人每多用之，其義也不難理解，可惜如今卻多有人有錯。但以北京《光明日報》近期一些文章爲例。「在中國西南地區，有一片雲集著名山大川的神奇土地。」「一條有着近五百年歷史的古老商業街，街中老字型大小雲集。」「展覽作雲集。」「這裡雲集了全國百分之十的服裝、百分之二十的鞋、百分之六十的剃鬚刀、百分之六十五的鎖具、百分之八十的眼鏡……」「首都高校雲集、名校林立。」「高校雲集的南京仙林大學城。」「春節期間，影院大片佳片雲集。」「兩會向來是

觀點雲集的平台。」「雲集了近兩千件中日兩國三國珍貴展品的『大三國志展』……」雲集，如雲之聚集，言際會之盛、所聚之多。常用的《現代漢語詞典》釋爲：「比喻許多人從各處來，聚集在一起。」大體不錯。西漢實誼著名的《過秦論》，或爲「雲集」之始用：「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回應。」司馬遷《史記》即引此語。古人用法，多有「××者雲集」，又如「文士雲集」、「士女雲集」、「儒雅雲集」、「生徒雲集」、「飢民雲集」之類，還有「賊衆雲集」、「四夷雲集」等。此外「冠蓋雲集」、「卉服雲集」、「車馬雲集」、「四遠雲集」之類，也均就人而言，都是指從各處雲集來此。佛家著述也多

有「大衆雲集」語。又《法苑珠林》有「衆鳥雲集便共譏言」語，將鳥擬人。

可知，名山大川、老字型大小店鋪、高校，皆其地之固有，並非聚集而來者，更不能如雲而動，所以可用「集中」、「密集」之類詞語，不當說「雲集」。商店之服裝鞋帽、會議之各種觀點、展品作品之類，也都不宜用「雲集」一詞。

此外，《光明日報》又有：「賈平凹、肖雲儒等名家雲集。」《光明日報》子報《文摘報》也有：「主演則雲集了陳小藝、張嘉譯、娜仁花、王繼世、劉佩琦等實力派老將。」「雲集」乃就許多人而言，十多個人，甚至只有幾個人，是不宜用「雲集」的。

蘇 北



前不久下班，從一菜市場過，見一堆零亂的舊書堆在一輛三輪車上。我便又好奇地停下來，一本一本去翻。那些書很雜，有醫藥、生活、課本等，當然最多的還是文學書。多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可我在這一堆書中，卻找出一本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艷陽天》。《艷陽天》，我們在一九七幾年讀過，可這本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艷陽天》，距今也整整四十四年了。這套《艷陽天》分上下冊，可這裡只有上冊了。版權頁是沒有的，只是寫着「農村版圖書編輯委員會，一九六五年北京」字樣，也沒有定價。在一編說明中，中說道：「爲了把好書真正送到農村去，讓它們更有效地爲農村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服務，我們從全國出版的適合農村讀者廣泛需要的圖書中，挑選一部分，分期分批印行農村版……」從這些文字中不難看出當時人們生活的清苦，他們又該如何能理解當時的時代和社會？我看到這樣的情形，便毫不猶豫買下了。其實只是一塊錢，我可回來翻又翻，卻不勝感慨。我還有一本有意思的書。是一本兒童文學書，書名叫《羊舍的夜晚》，是汪曾祺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這本書出版時我才一歲。而我後來卻成了汪曾祺的學生，真是有意思得很。這本書的插圖還是黃永玉畫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黃先生們，那時在幹些什麼。這本僅三萬八千字的薄薄的小書，卻印了二萬冊。那時的書印得真多啊，讓現在的作家眼饞不已。

我原來聽一位老作家說過，有些舊式的藏書家是靠收賣舊書吃飯的。他給我說過，某某還在世的藏書家，就以賣書謀生。我們不算是讀書人，更不是一位藏書家。家裡有些閒書，隨便翻翻，也是個休息過程。我對收藏並無特別的愛好。有一兩本舊書，偶然得之，亦甚欣慰。

## 偶得之書

得到這本小小的字典也頗爲偶然。我沒有淘書的習慣，也不可能像黃裳、姜德明這樣的藏書家有那麼深的學問。我倒是愛讀書的，每到一地出差，只要有時間，還是願意少喝酒多逛逛書攤，可惜這樣的機會並不多。我上面說過，我的藏書都是亂七八糟的，嘍。你別說，就是因爲懶亂差，我才得有機會檢到這本小書。見到那些收紙盒開闔，有時在城市的小巷裡走着走着，見到那些收紙盒的、收報紙的在整理自己一天的收穫。內中有那麼幾本多數書散落在那裡，這時我便會湊上去看看，其實絕大多數時候是一些破爛的東西，但有時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書報雜誌，我便與之協商，可否賣給我。賣主當然樂意。於是三文不兩文便給拾了回家。這冊成語手冊就是在一次下班的路上，在一個小胡同裡遇見我的。當時是幾毛買的，雖有些破舊，但六十三年的歲月，如若真有去交易的話，我想，也該值個百十塊吧。



## 「九十後」招手而來

動亂歲月中的葉家三兄妹，左一為大哥葉周（葉周提供）

蕭 愚

當媒體還在大談「八十後」如何如何的時候，不知不覺之中，「九十後」這一更新的一代已向我們招手而來。二〇〇九年秋天，浩浩蕩蕩的第一批「九十後」，首次整體亮相，踏上了大學的校門，他們將給社會帶來新的聲音和新的氣象。

相對於「八十後」，「九十後」更具鮮明的個性：他們多數沒有兄弟、姐妹，親情觀念更爲淡薄，內心更加孤獨。而他們的成長，又有特殊的社會背景，包括發達的網路文化、不斷升級之中的生活文化等……

「八十後」是新奇的一代，「九十後」將更新更奇。這一特點，已引起國家的重視。據知，國家有關部門已設立專項經費，召集大學學者作專門研究。廣東商學院的老師說，他們相關的研究成果，可望很快向社會公布。他們是奪得國家這一研究課題的大學團隊之一。

內地由於改革開放，經濟和社會出現了跳躍式的發展，很多領域僅僅用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要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走過的里程。這一跳躍式的發展，同時也給內地人們觀念上帶來裂變。有研究就發現，內地每十年，就會出現理念截然不同的「新一代」，因此，按十年劃分新一代人的做法非常流行。歲月塑造了他們，他們也用個性去塑造未來。

八十後、九十後與他們的前輩有什麼樣的不同？據說，有學者發現，他們的「不同」竟然數在百個之上。譬如，在興趣上，有人就發現：

七十後：談論的，除了工作，就是股票；八十後：談論的話題更多，有英超、魔獸……

九十後：除了S.H.E、周杰倫，還有QQ等級、QQ秀。

「代溝」也表現在人際理念上的差異：七十後：無論什麼時候，看到站着的領導，都會馬上給領導讓座；

八十後：崇尚上下級平等；九十後：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成長於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的八十後、九十後，出現在世人的視野中。他們中有的參加工作不久，有的才走進了大學校門，大多數還未而立之年。但是，他們的能量，早就隨着他們時代的到來，閃爍着光芒，不僅令國人嘆爲觀止，也令世界矚目。譬如：「飛人」劉翔的出現，颯起了新的娛樂文化，令文化領域出現新舊文化的對壘，亦因此衍生出怪異的「英倫組合」（宋祖英、周杰倫組合）這一文化妥協、融合的產物；韓寒、郭敬明等一批「八十後」作家的出現，掠走了書店大部分現金流，令龐然的「作協系」作家們大跌眼鏡。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搶險部隊中，不少就是「九十後」，記得中央領導李長春視察的時候，就發出了「你們都很年輕啊！」的驚嘆。最近的，在今年的「十・一」的閱兵式上，當其中的一個方隊，也就是由海軍潛艇學院組成的水兵方隊走過天安門，當電視解說員告知人們「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十八歲」時，人們不禁爲之眼睛一亮。

八十後、九十後的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不久前廣州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論壇的主持人、廣東社科院教授陳實就提出：未來成功的企業領袖，必將是能夠理解八十後、九十後的人；未來的政治領袖，必將是贏得八十後、九十後支持的人。